

揚  
州  
會

# 揚州會

陈荫荣 讲述  
戴宏森 整理



传统评书《兴唐传》之八

# 扬州会

陈荫荣 讲述

戴宏森 整理

中国曲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北京

## 扬州会

---

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137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 $\frac{1}{32}$  印张 6.5

1982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---

书号 10227·038 定价 0.51 元

## 出版说明

“扬州会”是北京著名评书演员陈荫荣讲述的传统评书《兴唐传》的第八部。这部书先从罗春、罗成对花枪引出叙述罗艺身世和罗春万里寻父的一段倒笔书。接下去主要讲：天下各路反王赴扬州玉玺会，击破隋朝十条绝后计，经过一番较量，终于由唐国秦王李世民夺得玉玺；昏君杨广和奸相宇文化及先后被杀；唐主李渊起兵太原，取霍州，夺潼关，入据长安，唐朝开国。

这部书涉及重要历史事件较多，但许多故事与史实相距甚远，是民间说书艺人循着这一段历史进程的基本线索，采取有枝添叶、真人假事的办法编撰出来的。如扬州玉玺会完全没有历史根据，却作为民间传说世代相传。在整理工作中，基本上保留了民间艺人富于想象力的艺术创作，而对其某些可以向历史事实靠拢的情节（如杨广之死、李密杀翟让、代王杨侑做傀儡皇帝等）和不符合情理的细节（如讲校军场内埋设地雷、玉玺会上杨广良心发现等）做了适当的改动。

陈荫荣的讲述本对原书中所表现的封建正统观念和“真龙出现”的天命思想已经做了修改，更好地塑造了义军将领和李世民等人的英雄性格，其中特别赞美了雄阔海甘愿牺牲

自己、为他人开路的献身精神，对罗成、李密的消极方面和李世民的阶级局限性也有所表现。通过整理，对上述这些地方又做了进一步加工和提高。

## 目 次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 一 回 | 罗家子偷学五钩枪<br>姜氏女喜聘如意婿 | 1   |
| 第 二 回 | 金陵城卖艺人闯祸<br>太宰府老将军提亲 | 15  |
| 第 三 回 | 浪迹江湖罗春寻父<br>病栖东岭老母示儿 | 29  |
| 第 四 回 | 全义店东方伯学艺<br>东岭关罗元帅认兄 | 44  |
| 第 五 回 | 虬髯公暗察扬州会<br>李药师独走太行山 | 58  |
| 第 六 回 | 黑白二将比锤斗勇<br>伍家弟兄夺玺倾生 | 74  |
| 第 七 回 | 秦叔宝智破火攻计<br>雄阔海力托千斤闸 | 88  |
| 第 八 回 | 逼江都宫昏君毙命<br>走地塘关奸相亡身 | 103 |
| 第 九 回 | 西魏王让玺换肖妃<br>李世民坐帐打舅舅 | 117 |
| 第 十 回 | 裴家父子横祸飞身<br>翟让将军直言犯上 | 131 |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<b>第十一回</b> | 苏定方箭射罗彦超<br>李元霸锤击宋老生..... | 146 |
| <b>第十二回</b> | 感时局魏文昇装病<br>怀旧情鱼俱罗出山..... | 160 |
| <b>第十三回</b> | 战潼关两将军丧命<br>破长安唐天子开国..... | 173 |
| <b>第十四回</b> | 李世民夜走瓦岗寨<br>程咬金斧劈老君堂..... | 185 |

## 第 一 回

### 罗家子偷学五钩枪 姜氏女喜聘如意婿

扬州会上战云翻，扫灭暴隋争霸权，  
忽报太原鞞鼓动，旌旗猎猎下长安。

几句歪诗念过，接下去讲《兴唐传》第八部“扬州会”。上部“虹霓关”讲秦琼、徐茂功率领瓦岗军南伐五关，势如破竹。五关既破，天下英雄就要奔赴扬州，比武夺玉玺，推翻隋朝。群雄逐鹿，鹿死谁手？请听我在“扬州会”一书中慢慢交代。

上文书说到瓦岗军四关俱下，到第五关东岭关，碰上隋朝守将、颍州王杨义臣摆下一座铜旗阵。杨义臣请北平王罗艺来做“阵胆”。罗艺知道杨广无道，暴隋将亡，派他儿子罗成代他前去，明为帮办，暗助秦琼。罗成作了东岭关元帅，与秦琼串通。秦琼率李元霸、裴元庆等四将深夜进阵，双铜八锤倒铜旗，毁了铜旗阵。罗成不听父亲要保全杨家父子的忠告，枪挑了世子杨全忠，气倒了杨义臣。东岭关偏将东方



伯将罗成诱到阵外山脚下。忽然冲出一将，枪法非凡，竟然破了罗家祖传五钩神飞枪，将罗成擒获。罗成被绑缚着押进一座山庄庄院。进得屋内，借着灯光，罗成注目观看擒拿他的人。见此入平顶身高八尺开外，细腰扎臂膀，双肩抱拢，头戴青缎子的软扎巾，上有三排密匝匝的紫绒球，三支软翅朝天，顶门搓打慈姑叶，相衬着二龙斗宝。身穿一件青缎子的箭衣，上绣金花朵朵。十字绛紫丝缠，杏黄色的丝鸾带打蝴蝶结、走灯笼穗。大红中衣，青缎白底靴子上绣金花。面色白润，犹如观音，宽天庭，重地阁，高颧骨，剑眉虎目，准头端正，四字阔口，大耳有轮，三络墨髯胸前飘洒。这是个什么人呢？罗成正暗自纳闷，东方伯过来了，说：“小罗成哎，你这蒜装得可以，如今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，我先解解恨吧！”上去叭叭就是俩嘴巴。那人说道：“兄弟，别打！别打！”“哥哥，他实在太气人了。”又上去往罗成肩膀上打了一拳，胯骨上踹了一脚。那人急忙拦住，说：“兄弟，别打了，当心打坏了。我得问问他。我说罗成呀，说实话，你是谁的儿子？”罗成说：“谁不知道我是北平王罗艺的儿子呀！”“好，我再问你，你有几个妈？”“我就一个妈呀！”“什么？你就一个妈？”说话间，这人仓啷一声，宝剑出鞘了，剑尖对着罗成心口：“你快想想，你要再说一个妈，今天你可就活不了啦！要是再找出一个妈来，咱们可还有说的！”罗成一想，这都没影儿的事！怎么没事让我想几个妈呀！他心眼一转，嘿，还真想起来了。“噢，我想起来了。听我爹说过，我可没见过，从前我还有一位大娘。”“有位大娘！姓什么？”“姓姜，叫姜佩芝。”听到这儿，此人宝剑收入鞘内，往前扑向罗成，象是要认亲。可是“兄弟”俩字还没出口，噗通！就坐地下了。跟着

往后一仰身，背过气去了。

书说到此，咱们得倒叙一下北平王罗艺的身世。罗艺原籍中原卫州府，离城南八、九里有个大村儿叫姜家屯，村里大多姓姜，姓罗的是孤姓，他爹是打把式卖艺落在那里的。刚刚添下这孩子，他爹想了想，说：“我是卖艺的，得了，就叫他罗艺吧！”他长到四岁，爹就去世了，撇下孤儿寡母，日子难熬啊！难为这妇人给人家穿针引线，苦奔苦拽，拉扯这孩子。罗艺六、七岁上，就给大户人家放羊，打零工。这孩子嘴甜甘，见了长辈叔叔、大爷、爷爷、奶奶地叫，大伙都喜欢他，人缘儿挺好。他八岁这年，妈妈一病不起。那天晚上他从财主家收工回家，见妈妈脸色蜡黄，着急地说：“妈，还是找个大夫看看吧！”他妈说：“唉，算了吧，咱们哪儿有钱看病啊！”就这样耗着，病势一天比一天沉重。一天早起，他从炕上爬起来，要去干活，出门时想告诉妈妈一声，连叫几声“妈”，妈却不答应。他急了：“妈！您怎么不言语呀？”过去伸手一摸，哎哟！可苦了孩子了！他妈挺硬冰凉，夜里已经咽了气啦！他趴在妈身上往死里哭，越哭声越大。东隔壁这家姓姜，老员外叫姜佐成，他正在院子里散步，一听西院怎么了？怎么哭得这么邪乎呀？急忙喊：“家人！”家人姜才过来：“伺候老爷。”“你到西院去看看，是不是罗艺在哭？”“是啦！”家人过去一看，果然是罗艺妈死了，孩子正哭他妈呢！屋里四个杳无人，真是怪惨的，就说：“罗艺，你甭着急，我带你见见我家员外，你磕个头，求老爷赏口棺材，甭管怎么着，先给你妈埋了。”“好，我跟您去。”罗艺跟着姜才到东院向姜员外磕过头，姜才把事情禀明，姜员外说：“这有什么呀！姜才，你承办一切，买口棺材，给这孩子做身孝袍子，

把他妈妈发送了，这笔钱我花啦！”简短说吧，那天一切丧事办完，姜才领着罗艺从坟地往回走，问他：“往后剩你一个人怎么办呀？”罗艺说：“我还给人家干活去，怎么也得活着呀！”“这么办，你跟我回去，给老爷磕头道谢，就说有恩不能忘报，你情愿帮老爷干点活。老爷一高兴，就许把你留下，他家多双筷子还算回事吗？这话你可别说是我教你说的。”“老哥哥，您可真是我的福神，我听您的。”罗艺照老家人说的做了，老员外看这孩子挺机灵，果然把他留下了。

姜老夫妇一共三个孩子，头大的是女儿，叫姜佩芝，两个男孩子，一个叫姜文，一个叫姜武。罗艺到他家为仆，干活勤快，买东西实顶实，待人有礼貌，阖家老小以至仆妇人等都挺喜欢他。有时候一家人吃饭，老员外要罗艺也搬个凳在下首犄角坐下，让他一块吃。姜文、姜武可看不惯这个。罗艺总是等别人夹完菜才动筷，那回他刚动筷，姜文上去就抢。老头儿站起来，叭！给姜文一个大嘴巴：“你抢什么！”后来这哥儿俩当着爹妈的面不敢欺侮罗艺了，就在背地里打他、拧他，他也只好忍受。

到了转年开春，天暖和了。老员外叫罗艺把后花园归置归置，要活动身体，教俩儿子练武。罗艺把黄土场子用笤子捣暄了，两旁架上兵刃都擦得锃亮。第二天不出太阳就起身，打扫院子。一会儿，老员外带着俩儿子来了，说：“罗艺，你去吧！”罗艺说：“老爷，您练武，我在旁边伺候着。”“哎，我们家的武艺不许外人看。”“那我就走了。”罗艺走出后花园，咣当！老员外把门关上了。罗艺一想，慢着，听说姜家祖传好枪法，我得想法得过来。不然老两口将来一死，姜文、姜武这俩小子还能搁得下我？只要我把枪法学到手，即便你们

不要我了，我跟爸爸一样，打把式卖艺去！人家不教。怎么个学法呢？他注目一看，有了！后花园门上有个大节子。他把节子周遭慢慢刻下来，弄成个活动塞子。第二天清早，那爷儿仨又练武，罗艺就打开塞子往里瞧，估摸他们快要出门了，再把塞子堵上，转身回去，跟没事人似的。天天练武，这哥儿俩有不用心的时候，老员外生气地说：“你们这俩小子实在不争气！咱们老上辈是三国时候蜀国名将，他老人家名讳姜维，字表伯约，是诸葛亮晚年收下的好弟子。谁不知道有个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呀？天水关一仗，这赵云也曾被咱们这位老祖宗用五钩神飞枪扎了个落花流水。自打归了汉室，他老人家死守剑阁，没想到晋国邓艾偷度阴平小道打到成都，阿斗归降了；因此，心里窝了一口气，作下了病。临死前，留下遗言：后代儿孙不管哪朝哪代永不做官。打那以后，咱们这支姓姜的果然没人做大官。姜家门本家很多，也有会五钩枪的，那不过是马马虎虎，唯独咱们是正宗真传。老祖宗留下这枪法不容易，你们要不搁心学，可就要失传了。”姜文、姜武一听，齐声说：“爸爸，打这儿我们好好学艺，决不能让这枪法断绝了。”他爹说：“这五钩枪不过是姜家枪法的初蒙，往下还有五分枪，枪母子。把五钩枪练得精熟了，才能传你们那些个。还告诉你们说，这五钩枪有三怕，除了怕五分枪和枪母子，还怕一种双尖枪，双枪四个枪头，那是咱们姜家门所没有的。……”这些要紧的话，都被罗艺在门外偷听去了。

简短截说，罗艺每天四更天就起来，先到后花园练一气，然后收拾场子，擦兵刃。等那爷儿仨来练武，他再躲到门外偷听偷看。从八岁到十七岁，学了八年多，这功夫可就

学深了。忽然有一天，老头儿把他叫来，说道：“明天我们全家人连安人、小姐都要到南庄去，应酬一个朋友的喜事，这宅院就托付给你了。让外院厨房给你做点爱吃的，好好替我们看家。”罗艺说：“老爷您放心吧！”第二天一大早，老员外骑马，安人、小姐坐轿车，姜文、姜武跨车沿儿，带着礼品奔南庄行人情去了。罗艺心想，今天我是家里的主人了，得作派作派。姜员外住北房五间，是明三暗两。罗艺在前廊下摆了一张小桌，派外院厨子炒了几个菜，在这儿喝酒就菜。心想五钩枪枪法我已然偷学到手，将来你们要留我，我还不一定呆不呆呢！到哪儿打把式卖艺，我也得拿头份钱，养命根源就靠这条枪啦！他想着这碴儿高兴：趁今日院内无人，我何不练它一趟？来吧！他取枪在手，走到院子当中，叭叭！就练开了。什么梅花七蕊，什么金鸡三点头，又怎样拉抽屈……一样一样都试了一番。练一会儿，喝会儿酒，再练一会儿。练着练着，不觉已到午后未时尾了。他越练越来劲儿，左手执枪，往前一纵身，来个蹿山跳；返过身来，叭！额外加了个旋风脚。跟着枪交右手，没想到捌手时动作欠利索，嗖的一声，飞了出去。枪尖穿破东书房窗纸，枪玩到屋里去了。就听啪嚓一声，罗艺心说要干，赶紧抢步上前，拉开书房门一瞧，哎哟哟，这漏子捅大啦！怎么？原来书房里摆满了老员外心爱的书籍、字画、古玩玉器等等，枪尖正好戳到窗下红木架上摆着的一个三节葫芦瓶当中，把瓶儿上半截儿连同翡翠瓶盖戳到地下去了。这枪一直撞到后沿墙落在下边床上。这下罗艺傻眼了，心说罗艺呀罗艺，你练枪撒什么欢儿，玩什么旋风脚，这不是借酒抽疯吗！这葫芦瓶是老员外祖传的无价之宝，一会儿老员外回来，可怎么交代呢！

罗艺正在发愣，就听外边喊叫：“罗艺，罗艺！”罗艺心想糟了，赶紧取下那支枪，推门出来，一瞧是姜文、姜武先回来了。姜文忙问：“你怎么了？怎么手里攥着枪，上我爸爸书房干什么来啦？”姜武说：“哥哥，咱们进屋看看，这小子不定憋什么坏呢！”哥儿俩进屋一瞧，哟！葫芦瓶碎了，就问：“罗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罗艺放下手中枪，现编瞎话：“二位公子要问，这里有点事儿。我一个人在家里闷得慌，喝了两盅酒，练了几趟枪。想不到从西屋窗台底下砖窟窿里出来个耗子，我追它，它在院里跟着我转。到了东屋窗台底下，吱溜！它蹿上了窗台，噗！拱破窗纸进屋了。我推门进屋去找，这耗子跟我逗气，它趴到这葫芦瓶上了。我一生气，拿枪尖扒拉它，吱溜！它又跑了；没想到劲使大了点，把葫芦瓶上半截弄碎了。”姜武听罢，说：“哥哥，他这叫胡说八道，咱们得打他！”姜文上去就是一拳，罗艺往旁边躲闪，一抬腿，噗！姜文往前来了个嘴啃泥。姜武迎上前来，罗艺放下手中枪，左右手一分，擦开了他的俩胳膊，叭！一掌打在他的肩头上。吭哧！姜武坐地上了。这么说吧，哥儿俩打他一个，打不过他；姜文起来了，姜武趴下了；姜武起来了，姜文又趴下了。罗艺心想，反正我这饭锅已然炸漏了，你们俩素常不是打我就是骂我，今儿该我解解恨了。姜文见抵挡不过，就说：“兄弟，咱们上后院拿枪去，反正扎死他不过臭块地！”这俩人到后院各取了一支枪，罗艺又抄起方才拿的那支枪赶了上来。姜文说：“休走，看枪！”说着枪就到了。罗艺把枪一抖，大摆头，挡了回去。姜武摔杆一枪，奔罗艺后腰扎来。罗艺转身立枪一挂，把枪挂开。罗艺边打边想。打是打，我还千万别把他俩扎死，不然得以命抵偿。他抡起枪

来，对准姜文的后腰，叭！把这小子砸了个滚儿。一串把反腕一枪，呱唧噗！姜武也趴下了。罗艺是得踢就踢，得打就打，得扎就扎，把这俩小子衣服都划破了，血也没出来了。正打得热闹，就听正南上有人高声朗笑：“哈哈哈哈哈！好！”这仨人扭头儿一瞧，敢情老员外在那儿站着呢！原来老员外脚跟脚回到家来，一瞧东书房窗户上有个窟窿，往里照了一眼，哟！葫芦瓶怎么碎了？他是又生气，又纳闷，这时就听后院喊叫：“扎他！扎他！”急忙赶到后院察看，哎呀！这仨人怎么对上枪啦？他站在一旁瞧了半天，不是姜文趴下，就是姜武摔了一溜滚儿。他心里琢磨：嗯？哎呀！哈哈！怎么我们姜家这枪法都传到罗艺身上了？忽见姜文立起枪来，要打罗艺的后脑勺。罗艺听到后面风声，来了个懒龙翻身，叭！用枪杆把姜文的枪抽出去了。这个身翻得太利索了，老员外不禁叫出好来。那哥儿俩一瞧爹爹来了，赶紧求援：“爸爸，罗艺这小子把我们打啦！”老员外喊了一声：“别打了，都别打了！”三个人住了手，放下枪。老员外问：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姜文把罗艺所说闹耗子什么的说了一遍。老头儿一听，说道：“哈哈！罗艺呀，是这么回事吗？无缘无故有闹耗子的吗？这叫胡说八道！小子，快说实话；不说实话，今天我要你的命！”罗艺赶紧跪下磕头：“大爷，我说实话。”跟着就从偷学武艺到碰碎葫芦瓶把所有实情都说了。老员外听罢，叫他俩儿子：“我说姜文、姜武呀！”这俩小子说：“是，爹爹。”“我问你们听见了没有？”说话间气往上撞，叭！叭！给他俩每人一个嘴巴。这俩人捂着脸叫屈：“哎哟！爹爹您干吗打我们？”老头儿说：“干吗打？罗艺这孩子偷着学，学得这么好。我掰着手教，嘴都快说流血了，你们就是不成材。罗艺呀，你学

得不错，刚才我看你使了个锁喉枪，我儿即刻有性命之忧，可是枪到了，又不往前进了，有这地方没有？”罗艺说：“大爷，您老俩一直待我象亲生儿女一样，我坐地就不想下毒手。”“噢！哈哈！罗艺呀，你既说了实话，这事就算揭过去了。你把院子归置归置，把碎瓶收拾好，那是值钱东西，虽说碎了，还能改别的物件呢！”说完带俩儿子去到前院上房。罗艺到前边把院子、书房收拾完毕，碎瓶片包起来，交还老员外。老员外说：“眼看要闹天了，你拿二两银子，去给我买五把雨伞。”“是啦！”罗艺接过银子出门走了。

姜佐成让人唤老安人、女儿都到上房来。全家凑到一处，他说道：“你们都坐下，我说点事。”老安人纳闷：“什么事呀？”老员外把刚才发生的事将长抹短说了一遍。老安人一听，不觉赞叹：“哎，要说罗艺这孩子可真叫有心，比咱那俩孩子强多了。”老员外说：“可惜的是咱姜家门的枪法让佳偷学去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”老安人说：“是啊，他已然学会了，又当如何呢？”“我支出他去买伞，就为商量这事，得想办法把他偷走的武艺要回来。”“那怎么要啊？”“待会儿他回来，我跟他对枪，得伤他一条胳膊一条腿，左胳膊右腿，或是右胳膊左腿，这样一来，他多好的武艺也就没用了。我再给他一顷地，让他一辈子够吃够花，这就如同把姜家枪法要回来了。”姜文、姜武一听，赶紧搭碴儿：“爸爸，您这主意挺好。”老头儿叭叭！又给他俩每人一个嘴巴：“少搭碴儿，没有你们说话的份儿，我跟你妈商量呢！”老安人想了想说：“大爷，您这主意可不大相宜，要是让当村人和咱们本家知道了，都得骂咱们缺德。这事做不得，做不得！”“虽说做不得，可姜家枪法也不能落给外姓人呀！”“大爷，我倒有个主意。”“你有



什么主意？”“我看罗艺这孩子将来绝错不了。咱们闺女已然二十有二了，还没许配人家，不如就让她跟罗艺成亲。这样，枪法传给了姑爷，总算没落到外人手里。”“这个……”老员外正在思索之际，姜义又憋不住了：“妈，这可不成。这小子偷了咱家枪法，还把姐姐给他，太便宜他了！”姜武也说：“爸爸，不能这么办！”老头儿火了：“你妈说得有道理。就得这么办。你们再搭碴儿，我打死你们，出去！快走！”愣把这俩小子轰走了。姜佩芝听说要她和罗艺成亲，心里很乐意，一直低头不语。他爹问她：“姑娘，你要认可，就暂时退到西里间去。”这姑娘也不说话，脸一红，就奔西里间了。

一会儿工夫，罗艺把五把伞买回来了。姜佐成说：“罗艺，你坐下。”罗艺不知道有什么事，就坐下了。老员外把定亲的事一说，问道：“罗艺呀，这事你认可不认可？”罗艺一听，今儿这架还真打对了，心里高兴，嘴上却只是说：“大爷，您待我恩重如山，要我跟小姐成亲，给我天大的胆，我也不敢呀！”老太太在旁边直着急：“我说罗艺呀，好孩子，你赶紧认可吧！你要不认可，实话对你说吧，你一条胳膊一条腿可就要完了。甭管怎么着，老爷非把你这能耐要回来不可。快过来，跪下磕个头。”罗艺上前跪倒：“岳父、岳母在上，小婿罗艺这儿大礼参拜啦！”蹦蹦磕了仨头。姜佐成哈哈大笑：“姑老爷，快快起来。”就这样，这门亲事算定下了。

老员外命家下人等把西跨院三间北房腾出来，重新糊棚、刷墙，四白落地，装饰一新；又把左近的本家、亲朋、长者都请了来，自己讲了这件喜事。大伙一听，怎么想的都有，可都拣好听的说：“姜老员外，您这事办得挺好，真是太成全罗艺啦！”到了吉日，姜家高搭喜棚，大摆筵席，连娶带聘，